

〔宋〕潘自牧編纂

記纂淵海
四

中華書局

記纂淵海卷第一百四十九

接物部之四

獎予後進

子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莊子

史郭泰好獎訓士類或出於屠沽卒伍因泰獎進成名者

甚眾通鑑漢紀荀淑拔李昭於小吏友叔度於幼童魏志許

靖年踰七十愛樂人物納誘後進蜀志陸玩為公輔性通

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縉紳之徒莫

不蔭其德字晉書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唐韓愈傳陸餘慶於

寒品晚進必悉力薦藉唐書宋范泰愛獎後生孜孜無倦

南史

單門後進必加善誘任齊升亭

自代

史上問丙吉誰可自代曰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後居位

皆稱職西漢本傳呂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

思深長才堪負重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以代蒙東漢通鑑

入提按陳寔出於單微鍾皓為郡功曹辟司徒府臨辭

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門亭長陳

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太守以寔

為功曹通鑑質紀皇甫規為度遼將軍到營數月上書

薦與自代曰與才略兼優宜任元帥以從眾望朝廷從之

以與代規通鑑漢紀呂蒙病篤兵王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

者蒙對曰朱然兵王假然節鎮江陵通鑑魏志周瑜病困上

疏曰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魯肅傳盧毓遷吏部尚

書

書詔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冲帝曰
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帝用邕

焉魏志

羊祜疾篤舉杜預自代

通鑑晉世祖紀

時各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眾望

韓文萬錢所

冀虞立無蔽賢之咎臧孫無竊位之譏

錄用

經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

書蔡仲之命篇左傳云已卿士

犁牛之

子駢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諸雍也

史不可使恭叔無後於鄭

左莊十年

子文無後何以勸善

四

年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

成八年

齊立敬

仲之曾孫薌良敬仲也

襄二十九年

曰季使過冀見冀缺釋其

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公曰其父有罪可

乎對曰舜之罪也極蘇其舉也與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

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

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傳三十一曰季見冀缺釋以告文公

曰其父有罪可乎冀芮曰國之良也減其前惡公見之使

為下軍大夫國語復紹蕭何陳平之世增修曹參周勃之

屬前漢功帝閱錄故事得楊賜與劉陶所上張角奏乃封

賜為臨晉侯陶為中陵鄉侯通鑑漢楚王立孫叔敖之子

封寢丘史記楚宗孫叔顯封駁子岑彭既沒爵及支庶魏志

楚子思子文之治復命其胤漢室嘉江公之德用顯其世

三國志魏太嵇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謂武帝曰父

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卻缺請為祕書郎帝曰如卿所言

乃堪為丞何但郎也乃起家為丞晉書韋嗣立薦廣武令

岑羲曰但恨其伯父長倩為累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

通監唐英衛擢罪亡之餘唐書李

棄瑕錄用江希盛德之胤世業可懷樂邵之家前徽未

遠文沈休不欲使勲勞之後栖栖於塵土中白樂置射鉤之

賊而任其才釋斬祛之怨以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弘霸功

也張九齡文

本朝魏室旌賢特訪康成之後嬰公

擠陷

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記中庸

如登高而去其梯豫子楚會諸侯魯趙皆獻酒於楚王

楚王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者

奏之楚王以趙酒薄遂圍邯鄲淮南互見

史排擠英俊西漢杜或伎害好陷人於罪轅為之機陷

見魏 傳 媒孽其短李陵 相與排擯並西漢 賈后以帝命賜

太子酒三升使盡飲之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草書令小

婢承福以紙筆及草因太子醉稱詔使書之太子醉迷不

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通監晉 監

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上怒爆於殿庭李林甫言子諒

張九齡所薦貶九齡荊州長史通監唐 或告第五琦受人

金二百兩遣御史劉期光追按之琦曰琦備位宰相二百

金不可手挈若付受有憑請準律科罪期光即奏琦已服

罪通監唐 上初踈斥官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

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賊敗官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

文臣賊動至巨萬而謂我曹亂天下豈非欺罔耶於是上

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通監唐 德宗

集 反擠之又下石焉韓文 痛無知之相陷呂溫 由

嫁禍

楚殺伍奢其子負如吳言伐楚之利公子光曰是宗為

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左昭二十五年五秦王年少太后

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恐覺禍及己乃私求嫪毐嫪力高反毒於

改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陰謂太后曰詐腐則得給事

中后乃陰賜主腐者詐論之遂侍太后私與通韋呂不韋傳趙豹曰

韓氏所以不入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史記趙世家七國反錯

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通景帝紀公孫敖深入匈奴迎李

陵敖軍無功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

漢軍故臣無所得於是族陵家通武帝紀

快讎

史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公謂晉文也左宣

年二王甫父子應時馘截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

之讎通監漢靈帝紀呂布刺董卓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

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守尸吏為大炷置

卓臍中燃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通監漢獻帝紀吐突承璀首唱

用兵疲弊天下上罷承璀中尉降為軍器使中外相賀通監

唐德宗紀裴延齡卒中外相賀同來俊臣弃市時人無不快俊

臣讎家爭噉俊臣之肉斯須而盡抉眼剥面披腹出心騰

踏成泥土民皆相賀於路曰自今眠者始帖席矣通監唐武后紀

貶皇甫鏐為崖州刺史市井皆相賀唐穆宗紀

本朝鄭向知杭州王耿為浙漕互有論列而耿死鄭往哭

之甚哀或曰龍圖素惡端公今何慟哭也范極曰龍圖待

哭斯人父矣張師正倦游錄互見識者所窺

樂禍

史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曰王子頹歌舞不倦

樂禍也

左傳二十一年

慶鄭曰幸災不仁辛災民所弃也

左傳十四年

王宏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

宏臨命詔曰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

後漢王允傳

好乘人之

弊

晉書周伯仁傳

董養見王彌謂之曰君好亂樂禍若天下有事

不作士大夫矣

通鑑晉世祖紀

用情

經有酒湑我無酒酤我詩伐木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

穀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詩車醉言舞于胥

樂方

詩有

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詩

父黨無容

記

觴酒

且

肉記自吾母而不用吾情吾惡乎用吾情記殺雞為

黍而食之語居不容語

史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東漢傳謝安嘗詣陸納納殊

無供辦所設惟茶菓而已晉書陸

斗酒相娛樂古街不置酒接慇懃之歡司馬遷禮有

所尚隻雞不薄意有所將生芻為貴張九輸瀉蘊積劉賓

握手出肺肝相示韓文草草具盤饌不持酒獻酬上約窮

歡於一晝雖椽俸之酸寒要拔貧而為富韓文情意既

深庶乎無間父子直往直來張曲江集

本司馬溫公在洛為真率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

五味惟菜無限互見朝言行錄坦率見真情東坡相從盃酒

形骸外笑殺平生醉夢間同上他日過飯隨家風買魚貫

柳雞着籠山谷集

真率

有直情而徑行者

記檀弓下

直語無藻飾

抱朴子黃曰

史衛綰忠實無他腸

西漢本傳

晉文帝每言王述才既不長直

以真率便敵人耳

晉書

主人

一心好四面無藩籬

元魏

內外都無隔帷幪不復

張元微之集踐徑絕縈紆

同上

不設壘壘

杜牧

司馬溫公在洛

為真率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唯菜無限

三朝言行

金五見用情

記纂淵海卷第一百四十九

四四一

記纂淵海總卷第一百五十

問學部之一

摠叙學問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易係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

學然後知不足說李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叩之以小則

小鳴叩之以大則大鳴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

乎學者有四失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

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並同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

學則殆焉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灑子曰古之學者為己

今之學者為人憲問互入趨向不同

孔子謂伯魚曰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惟學乎誠學

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君子之學非為通也為窮

而志不困憂而意不衰也情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于沒而

後止也 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躰形乎動

靜 學者固學一之也二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並同

史范獻子曰人之有學猶木之有枝葉也譏東方朔白臣

學書三冬足用漢書曰本傳游乎六藝之圃馳騫乎仁義之塗覽

觀乎春秋之林修容乎禮園翺翔乎書圃西漢言馬相如傳學之染

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虞

傳陶鑄神情啓悟耳目北史魏常爽傳仲尼積學成聖唐書書寶

傳記學者猶種樹也春翫其華秋取其實講說文章春之

華也脩身利行秋之實也賴氏家訓

集肴覈仁義之林班固典引如古含今無有端倪皇甫湜

天然生知姿學立游夏上謝沈潜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磨

礱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韓文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書成

學問藏之身身有則有餘

好學

經 君子以自強不息易乾卦互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

上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

覺書說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君夙夜強學以待問律儒有

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辯

辯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中人一能之

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

強上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詩淇日就月將敬學

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語李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

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伯泰吾見其進

也未見其止也子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子博學而